

天地有芳华

□朱晓梅

七十二物候中立春有三候：初候，东风解冻；二候，蛰虫始振；三候，鱼陟负冰。东风并非从东而来，而是立春当日阳气发动而生。

万物之端，风最敏锐。在先民的解释里，春风和煦，是阳气萌动。阳气之吹，整个天地为之热闹。万物有灵，山间草木悄然染上绿意。王安石吟“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催生出多少希望。那一丛丛的绿草，将游子的眼眸照亮。老屋上的炊烟，有了向往，在生机盎然的山间久久盘旋。

在历史的传承里，春是团圆。无论天涯还是海角，再远的山水也阻止不了归程的脚步。

年少时，读不懂父母眼里的期盼，寒假居然去同学家游玩。多年以后，女儿若鸿雁远徙，春节未归，才蓦然懂时光的忧伤。或许，他们这一辈，对物候的理解会逐渐变淡。他们失去了与土地亲昵的机会，过早融进了科技的宏图伟业中，要他们心生感怀，实在难。物质的丰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也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唯一能拿出手的是纸币。而纸币也渐渐弱化，变为数字化。

即使没有商品，春天也是丰盈的。朱熹说：“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胜”字让怡然之情跃然纸上。草木萌发，是生命的提醒；万紫千红的色彩，蕴含着光明和喜悦。芳春的脚步，在天地间，发出动人的声响。

经了苦寒的等待，第一声冰破、第一声虫鸣、第一声鸟啼，总带了石破天惊的震撼，还有久违的欣喜。

蜇虫猛然感到泥土血脉的僵张，振奋起来，蠢动起来。繁体字“風”，意味着风吹虫活跃。“虫声新透绿窗纱”，即使深夜，叫声也洋溢着欢喜。唧唧声喧哗了山河，春在漫天声响中温暖起来。

先民的“春”字有长这样的：𡗗。𡗗是由“艸”字而来，“艸”是草，“中”将草木冒土而生的形象刻画分明。春阳明媚，万物滋长，这是生命的律动，是生命的礼赞，也有对生命的尊重。

天地并非不言，时光是最好的解读者。

孟浩然到广陵去，李白依依惜别：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烟花三月，李白立于黄鹤楼，望尽一江春水。或许是春天，诗句意丰而不悲。时间有轮回，季节有馈赠，桃花开时，汪伦踏歌而行，让离别也带了甘甜，“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首诗，让春天闪亮了千年，还将继续闪亮下去。

桃花明媚了春天，有些故事发生得理所当然。崔护过都城南庄，惊鸿一瞥，将门内凝眸含笑的女子挂在心间。那些诗句外的故事全靠我们的想象，反正必然是发生了些什么。今年再

来，却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春天也捉弄人，给人希望，也给人追悔。桃花，成了忠实的见证者。

张爱玲的《爱》中，有一位“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手扶着桃树”的姑娘，等候对门年轻男子从自家门口出来走向她，轻声说：“噢，你也在哪里吗？”然后相视无语，“站了一会儿，各自走开了。”这样的相见让女子铭记了一生，给她苍凉的人生带去了一抹亮色。

季节也是有神谕的。众生万物，总有自己的起点和终点。唏嘘感叹，时光照样流逝。

立春第二候是百虫生命扬帆的号令，霜降则为冬眠的开端，蛰伏是为更好地生长。

立春第三候是“鱼陟负冰”。从陆地到水域，春的指令无处不在。蛰虫始振在地底，我们很难得见。鱼破冰而出，就有了鲜明的视觉感受。

给五官最大冲击力的是惊蛰。第一候桃始华，这时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第二候是“仓庚鸣”，处处可见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

树绝不肯落后，“万条垂下绿丝绦”，不仅饱人眼福，也饱人口腹。过去灾荒年月，杨芽儿、柳叶儿、榆钱儿皆是救命粮。少读刘绍棠的《榆钱饭》，对可吃的树记忆深刻。尤其是张洁的《挖荠菜》，特能引起共鸣。出生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体会过青黄不接的苦楚，春日最大的乐趣是挖荠菜、挖折耳根、掰竹笋、掐清明艾、摘洋槐花和香椿。

柳叶儿要嫩方鲜。那日滨河路闲逛，柳树是半含春雨半垂丝，柳绿带春烟，一对老年夫妇踮脚捋柳芽儿。我驻足，他们讪笑：“换换口味儿。”

曾经用来果腹的椿芽，眼下成了生活的调味品，这得归功于发生在春天的故事。

1979年的春天，邓老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1992年，他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因为他的胸襟、他的格局，滚滚春潮席卷华夏，我们的生活走进了春天。

春天也有多种说法，芳春、三春、阳春等。春天，在中国文史上有抹不去的印痕，哪朝哪代，总有脍炙人口的诗文歌颂它的美。那些诗文，即使在冬天，让我们也有了对春的渴望。

当静态、静默成为过去式，我们迎来了春的新生。《论语》里曾点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赞同曾点，是因为曾点描绘了大同世界。大同世界，是孔子的毕生追求，也是中国梦。

等待之后，芳春展开了诱人的容颜。草长莺飞、花香鸟语，绿一天天丰满，吸引着我们的脚步。约三五人，踏春而行。脚踏在微润的土地上，心就有了满足。用不着等明天，今天我就做那个幸福的人。

写在春日里（组诗）

□张步伐

小

针尖太小
小不过时间的脚
悄悄地移步
带出
小小的芽
小小的眼
小小的呼声

再小也是尘世的一部分

心跳如焰
照亮叶间的喘息
新艳如星
在身边恣肆闪烁

陈年旧影
毫无遗留被逼净
足够大的空
正以一场浩大的小
镶嵌出一个春字

遇见一朵桃花

在一条山径
有破壳的脆响
有骨头与骨头
微微转动的摩擦声

蚂蚁从一片枯叶下
探出头来
用小小的触须
梳理微不足道的荒凉

一朵桃花一睁眼
就误撞到一只小兽
羞涩是自然而然的
只是多余的惊慌
没有逃跑的迹象
退到安静处
进行无边地打量

鸟

两只鸟
在一条枯藤上
慢慢靠近

先是摇晃
身后板结的天空
跟着松动

再是鸣叫
撒下的音符
暗合成一支支圆舞曲

藤不再枯萎
其上的两点墨
随着节奏浸润开来
勾勒春意与盎然

背影

阳台与阳光私语
表情泄露了喜悦
温暖扩散的涟漪
被一些心事再次涟漪

粗糙的手抚过花钵里的嫩芽
幸福的呻吟在颤动
拿掉的蛛丝
随风飘远

烟雾从唇间缭绕而出
头发似乎在攒劲返青
视线里的远山柔曼起来
锄尖在默念里闪亮起来
弄丢的绳子后面
有头牛在耐心等待
一声吆喝
一个背影

都市慢生活

凤凰山

巴山夜雨

07

2023年2月17日

星期五

邮箱：
3213456266@qq.com

□主编：郝良
□编辑：杨蕙菱
□美编：郝富成

在大巴山看见春来了

□向伯川

淅淅沥沥的脚步
从那古老的
背二哥踏破的山路而来
唇上点着的一簇火苗
笃定将悸动的春色煮香

脚跟边
两条藤蔓交颈
仿佛呓语转季后的心事
伸手抚摸一片嫩叶
竟然难抑翻涌的情绪
羞来一脸的发烫

小心翼翼
踩着一排立在小溪上的石墩
眼睛却挪不开水草的丰腴
和玩味不远处高高转动的水车
牵挂在昔日的碾磨房

我放下行囊
重拾光阴的笔
描绘一缕清风
绣上涨春的水
邀来欢快的鸟儿
在大巴山赴一场春的盛宴

